

中国北方汉语方言的骂语研究

Fighting words: A study of insulting expressions
in the dialects of Northern China

馬 鳳如
Fengru Ma

目 次

- 0 骂语及骂语的研究
- 1 骂语的类型和指向
 - 1.1 骂语的类型
 - 1.1.1 从骂语的意义分类
 - 1.1.2 从骂语产生的原因分类
 - 1.1.3 汉语骂语与日语骂语
 - 1.2 骂语的指向
 - 1.2.1 单骂与对骂
 - 1.2.2 骂人与骂己
- 2 北方乡村的骂俗
 - 2.1 骂俗与骂语
 - 2.1.1 吆唤
 - 2.1.2 骂大会
 - 2.1.3 赌咒
 - 2.2 使用性关系骂语的习俗与原则
 - 2.2.1 来自外婆家的骂
 - 2.2.2 家庭内部的骂
 - 2.2.3 亲戚之间的骂
 - 2.2.4 邻里之间的骂
- 3 骂语的地域特征与时代特征
 - 3.1 各地有各地的骂语
 - 3.2 甲地是骂语,乙地不是骂语
 - 3.3 骂语的时代特征
- 4 常见骂语的结构特征和使用
 - 4.1 用“贼~、熊~”等语素临时组合的骂语
 - 4.2 比喻手法的运用
 - 4.3 比拟手法的运用
 - 4.4 历史、文学人物的活用
 - 4.5 歇后语、谚语、成语、俗语的巧用
 - 4.6 话语中脏字的插入

0 骂语及骂语的研究

世界各国、各民族语言中都有骂人的粗话脏话存在。所谓骂,是用粗俗的语言侮辱、诅咒人,是表达激愤感情的一种方式。至于怎么骂?骂什么?则因国家、民族、地域的不同而不同。通常,人们学习一门外语,在教科书上是很难接触到骂语的,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在一些地方戏曲和文学作品里面,却是时常可以遇到的。对于学习这门语言的外国人来说,骂语往往会把他们搞得一头雾水,如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作为教师,我们不应该眼睁睁地看着学生们错误地把“龟孙子”理解为“龟的孙子”,把“二百五”理解为单纯的数字而不加以纠正,也不应该将这些词语仅仅解释为“粗话”、“脏话”而搪塞过去。我们应该告诉学生们这些词语的确切含意。不容置疑,骂语是语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与其他类词语相比,有着更明显的民族文化内涵。由于这类词语本身具有难以启齿等缘故,至今人们对骂语的研究涉及较少。本文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参考笔者近年来方言调查中搜集到的语言实例加以补充,从语言、民俗文化的角度主要对中国北部地区方言骂语的表现形式、结构类型、使用环境等加以综合分析和探讨,力图反映出汉语骂语的基本特点。

1 骂语的类型和指向

1.1 骂语的类型

1.1.1 从骂语的意义分类

胡士云(2000)《汉语骂人语简论》中将汉语的骂语归纳为6大类29小类。这6大类如下。

第一类 与性有关的

第二类 与死亡、疾病等灾祸有关的

第三类 与种类、种族或集团相关的

第四类 与辈分、孝悌有关的

第五类 与性格、品质、能力等相关的

第六类 其他类

第一类的骂语是通过侮辱对方的女性亲属等“辱母”类骂语来间接辱骂对方的,第二~第六类的骂则是直接针对本人来骂的。就骂的轻重而言,前者更重些。

为便于比较说明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使用情况,本

文将上述6类骂语合并成以下4种基本类型：

第1类 性关系类（同上第一类）

第2类 人种智能类（同上第五类的一部分）

第3类 道德品行类（同上第四类及第五类的大部分）

第4类 诅咒关系类（同上第二类）

无论是6大类还是4大类，都掩饰不了汉语骂语丰富多样的特点。这从汉语同其他民族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1. 1. 2 从骂语产生的原因分类

为什么汉语中有这么多骂语？这与骂语产生的原因有关。下面简要分析几种主要的骂因及其具体表现。

1. 1. 2. 1 因怒而骂

表达发泄怒气的一种方式。这是骂语最原始、最基本的起因。这类骂语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听到，即使在古典名著中也能看到。《三国演义》中就有张飞怒骂督邮、诸葛亮骂死王朗、祢衡裸衣骂曹操等场面。在《儒林外史》中还能看到胡屠户臭骂范进的精彩场面。另在现代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也有阿Q大骂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的场面。总之，但凡有怒气、怨气、冤情等，都适应于这种骂。如阿Q的骂是在受到残酷的压迫或欺辱，自己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用一张嘴来宣泄自己的积愤和不满的。一般来说，现实生活中的骂语都是比较粗俗的，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那种不分场合、不论轻重的乱骂，也是会遭到人们唾弃的。但有时相反，某些特定场合的骂，往往又会被人们所理解和同情，认为是该骂的，“骂得好！”、“骂得解恨！”早期戏剧评论家孟称舜在评论元杂剧《赵氏孤儿》（纪君祥的名著）中的一段唱词时写道：“十分涕愤，方有此骂，不如此，行文便少波澜。”（中国十大古代悲剧集·上p77）鉴于上述情形，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即骂语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随着社会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粗”、“俗”为中心的骂语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目前还难下结论。

1. 1. 2. 2 因爱而骂

“打是亲，骂是爱”这一千年古俗至今仍有很大市场。这是表达关爱、情爱的一种别样的方式。一个母亲可能得意地对邻居说，“你看看，俺那个大羔子还真考上大学了呢！”孙子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在北方农村中，现在仍能随处听到奶奶乐呵呵的话语，“咱家那两个小龟孙真可人疼哟！”日常生活中，说话和听话的双方都明白，上述骂语都明显表示出喜爱之意。这种“正话反说”的表达方式，往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文学作品里也有不少类似情形。如孙犁的小说《荷花淀》中写到几个年轻的妇女都结伴外出寻找她们当游击队员丈夫的情景。

她们找了几天都没找到，“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担心，各自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另外，还有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这在明清时期的小说尤其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如《金瓶梅》里面反复出现了“怪小淫妇儿”、“怪狗肉”、“贼奴才”、“贼强人”等。

1. 1. 2. 3 一种古老的教育方法

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由于受“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加上家长自身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打”和“骂”几乎伴随着家庭教育的全过程。家长对子女的过失，没有过多道理可讲，轻者张口骂，重者抬手打。毫无疑问，每个家长都怀有“望子成龙”的情感，期盼儿女们早日学会为人处事、能健康成长。因此对子女的打和骂这些体罚形式，无不充满着深深的爱。这种教育方式在中国的部分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至今仍有不小的市场。元代杂剧《窦娥冤》中，关汉卿就写了这样一个场面。窦天章（窦娥之父）请求蔡婆婆道：“婆婆，端云孩儿该打呵，看小生面骂几句；当骂呵，则处分几句。”随后，他又告诫女儿：“孩儿，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可见，对晚辈的管教中，骂是社会公认的方法之一，也是长辈们特有的权力。除了家庭教育中的父母骂之外，旧时学艺、学徒时师傅对徒弟的打和骂也是常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打骂式教育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1. 1. 3 汉语的骂语与日语的骂语

与汉语的骂语相比，英语、日语的骂语都比较单一。因此不少汉语的骂语如“龟孙子”、“他妈的”、“操他个祖宗”等都是难以直接翻译的。如前所述，我们总不能把“龟孙子”翻译作“龟的孙子”，也不能把“操他祖宗”翻译成“和他祖宗困觉”吧！就骂的角度来说，英语、日语的骂语大都限制在对象本人，而对相关的其他人很少涉及，强调从人种（下贱）和智能（低下）的角度来歧视或贬低对方。下面看几个日语的例子。

a) 馬鹿野郎、バカ、阿呆、頓痴氣、とんま、戯け者、盆暗、木偶の坊、あんぼんたん：都是傻瓜、胡涂虫、废物之义。

b) 図体、独活の大木：指表示傻大个儿、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骂对方智商低下）

犬畜生、畜生、けだもの（獣）：都表示非人性的畜生类。（骂对方没有人性、没有修养，缺乏做人的基本素质。）

c) ふん（糞）：表示令人讨厌。（强调的是为人所不耻）

上述3种类形虽各有侧重，但都是贬低对方的蠢笨

无能、没有人性、缺乏教养。仅相当于汉语的第二类（人种智能类）。而不具备性关系、道德品行和诅咒关系等3类。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骂语反映了不同民族语言的不同文化背景和道德标准。

1.2 骂语的指向

1.2.1 单骂与对骂

一般说来，骂有单向的、双向的、多向的3种。所谓单向，指的是只有一方骂，被骂者的一方只能听着，不得还口。这种情形大多是由于双方辈分或等级的不同所决定的。如父母骂子女、师傅骂徒弟、官长骂士兵。前者是长辈或上级，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他们有骂的权力，后者只有挨骂的权力。此外，背地里骂（即不骂在当面）也属于单向的，如阿Q背后骂赵大爷、骂小尼姑等。

双向的骂指双方对骂，你骂我，我也回敬你，双方互为骂者与被骂者。这种情景比较多见。如战场上，两军相互的“骂阵”，邻里之间的骂架以及家庭内部的夫妻骂架等。

多向的骂指几方混骂，甲方骂乙方，乙方骂丙方，丙方又骂甲方。这种类型的骂不多见，但存在着。且看下面这个实例：甲在乙的家里发现了自己丢失的东西，就骂乙偷了他的东西。实际上乙没偷，东西是丙放在这儿的。乙当然很生气，就把一肚子窝囊气撒向丙，骂丙不该这样。其实，东西也不是丙偷的，是拣来的，因一时没找到失主，暂放在乙这儿保管的。丙受到委屈，当然会骂甲不知好歹了。

1.2.2 骂人与骂己

有一点值得注意，骂人者不仅骂对方，骂第三者，有时还骂自己。骂自己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纯粹骂己的

主要用于说话者表示悔恨莫及、痛心疾首的场合。如：

○咳！我真混蛋呀我！

○我他妈不是人！

○什么？科长？我他妈王八蛋！（电影《夕照街》）

第二、明骂自己，暗骂对方的

主要用于关系亲近的长辈对晚辈、或者同辈之间。

○母亲听了，浑身颤抖着说：“小姑奶奶，你想气死我啊！”

○我当初瞎了眼，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狐狸精啊！

○我他妈犯贱，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你来受罪！

母亲把女儿称作“小姑奶奶”，导致了辈分的颠倒，明显违背了传统礼教严格的辈分区分原则，因此这种骂语的分量很重，羞辱对方（女儿）的程度也很深刻。“我当初瞎了眼”和“我他妈犯贱”都是表面上责骂自己

不辨是非，实际上是辱骂对方是“狐狸精”，是导致我“跟你来受罪”的罪魁。

第三、骂人又骂己的

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个语言片段。

[实例1]：

丈夫站在门外，大声吆喝：

“哎！大伙都听听，她说的是她奶奶尿的(a)人话儿不！这不，才刚添了个小王八羔子(b)不是！我问她：‘咱给孩子起个啥名儿？’您猜这个熊娘们(c)说啥？她说：‘还不是现成的！你叫歪巴子，他不就是虾蟆蝌蚪喂！’唉！这个狗操的(d)的娘们儿，我须里修理修理她不中！”大家都听听，她说的还像不像话啦！这不是刚生了个孩子吗，我问她：‘咱给孩子取个什么名？’您猜猜她怎么说？她说：‘那还不是现成的吗？你叫青蛙，他不就是蝌蚪了。’这个傻老娘们，我非收拾收拾她不可！

妻子在门里嘿嘿一笑：“熊二百五(e)！看谁修理谁！”

这个会话片段中，5处使用了骂语，其中3处(a、c、e)是骂对方的，2处(b、d)是骂人兼骂己的。如b表面上骂儿子是“小王八羔子”，同时也等于骂了自己是“王八”；d也同样，骂妻子是“狗操的”，同时也等于骂了自己是“狗”。可见，这第三类骂是把双刃剑，既伤了他，也连带了自己。

2 北方乡村的骂俗

高长江(1994)在论及中国乡村文化语言时分析了乡民语言交际的直接性和亲密性特征。他指出：乡村文化“比起城市文化来，它确实显得传统、粗俗、原始一些。乡民们就生活于这样的世界当中。于是也就形成了乡民粗野放荡的性格。……如果拿城乡相比，城市人是悲剧性的，乡民则是喜剧性的。因为在他们身上，保留最多的是生物性因素。”本节将就北部地区的骂俗与骂语、使用性关系骂语的习俗与原则等方面加以描写和分析。

2.1 骂俗与骂语

高长江生动地描画了乡民们性情流露的5个方面。

①两个人路上相遇，互相谩骂，并不是有仇有恨，也并不伤害彼此感情，只是为了表达情性。②几个人坐在炕头上，一边喝酒，一边放开力气恬不知耻、自不量力地吹牛皮，不是在显示什么，炫耀什么，同样是在发泄其乡民性。③邻里之间互相取笑对方，并不意味着不和睦，也同样是乡民性的表露。④至于张家的男人和李家的女人相见，互相骂着低级下流的话，描述着对方的性行为 and 性器官，也没有什么歹意，就像乡村妇女们把调皮的男人捉住……那不是淫邪，同样是乡民性的表露。⑤脱口而出一句俗语，边劳动边哼唱民歌，也不一定寄托什么思想感情，它们都是乡民性的流露。下面具体介绍几

种常见的传统形式。

2. 1. 1 吆唤

吆唤，又叫吆喝，骂大街等，即拖长音节高声在大街上呼喊。北方的吆唤，曾是北方乡村中一道特有的风景。黄昏之际，耕作的一天的大人们牵着牲口、抗着农具走出田间，拖着疲倦的身子向村里走去。各家小院里冒出缕缕炊烟，村子里恢复了喧闹。这时候吆唤也就开始了。吆唤的内容很丰富，有吆唤家里丢失了鸡啊羊的，有吆唤庄稼遭偷的，有吆唤男人不顾家的，还有一些老太太吆唤儿子不孝、媳妇不贤的。吆唤中根据情节轻重的不同，有使用骂语的，也有不使用骂语的。请看下面2~5三个不同的实例。

[实例2] (寻物的吆唤)：

“夜门后晌，谁待俺家拿个铲不？再不送来，俺可开厥啦！”昨天傍晚，谁拿我们家的铲了吗？再不送还，我可就骂了。

这段吆唤中没使用骂语，丢失的东西（铲）很可能还会送来。邻居家临时拿去（实际是没人时拿去）只不过暂时借用一下，用完后一般会送还的。所以这里不能使用骂语。

[实例3] (南瓜被偷的吆唤)：

“王八操的，婊子养的，吃了俺的北瓜，烂你的喉咙眼子。”（北瓜=南瓜）

寥寥数语，分别使用了性关系、人种智能和诅咒关系等3类骂语。吆唤者知道被偷的北瓜已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才大骂不止。

[实例4] (对儿子不孝的吆唤)：

“大伙说说，我把屎一把尿地拉扯这几个熊黄子容易吗！如今一个个都大了，娶了媳妇忘了娘啦！早知道这样，当初搵到尿罐子里淹死这些王八儿羔子了。”

母亲对几个儿子虽有不满，但毕竟谈不上过于痛恨，所以这段话中使用的两个骂语的程度都比较轻，其中的“王八羔子”是骂人又兼骂己的。

吆唤者有的尽管明明知道丢失的东西很难找回来（如北瓜），或者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儿子不孝），但还是要吆唤。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三个。第一、让四邻八舍知道自己受了损失或委屈，博得众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这是主要的。第二、让那些干坏事的人听听，多少受到点惊吓或良心上的谴责。第三、解解心里的闷气。吆唤者多是中老年妇女，男人和年轻妇女一般不会在街上大声吆喝的。这倒不是他们不想吆喝，实在是拉不下脸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吆唤习俗大约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如今这道乡间的风景已经难

以看到了。

中国人虽说历来讲究“家丑不可外扬”，但当有些“家丑”（矛盾）在家庭内部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就拿到族人面前甚至拿到众邻舍面前，借助外部（主要是舆论）的压力来解决，期望通过社会舆论谴责邪恶，伸张正义。

2. 1. 2 骂大会

一种近似于玩笑的形式，常见于非亲属、性格开朗、关系亲密的邻里同辈之间、甚至夫妻之间。见下面实例5、6。

[实例5]：

儿童们唱：“卖油的，敲梆梆儿，恁娘没待这庄上。”你娘没改嫁到这个村子里（鲁南儿歌）

卖油郎反击：“滚！恁娘没待这庄上！”

鲁南、苏北等地区旧俗，走街串户卖东西的不一定都叫卖，卖豆腐的、卖青菜的、磨刀子的等都是叫卖；而货郎、卖油郎和卖丝线的却不叫卖，货郎摇鼓，卖丝线的敲铜锣，卖油郎则敲梆子。另，“恁娘没待这庄上”表“你娘没改嫁到这个村子里”之义。封建礼教强迫妇女“一女不嫁二男”、“从一而终”，视改嫁为“不节”。因此，说卖油郎的母亲改嫁这句话是相当重的骂人话。

[实例6]：

在辈分不同、年龄相近的邻里男性之间，常开这种“攀辈儿”（又叫“爬辈儿”）沾小便宜的玩笑。看下面这个会话片段（按照拟亲属称谓，A是爷爷辈、B是叔叔辈、C是孙子辈）。

A（对B）：娘的鸟的你就会坑我，我才不信呢！你他妈的就会骗我，我才不信呢！

B（对A）：哪能呢！四叔，我要是坑你，是你儿的；要是没坑你呢？你是我儿的，行不？

A（对B）：滚你娘的个蛋吧！你这王八的儿！

C（对A）：四爷爷，别发火儿，我是你儿，中不？

A（对C）：滚你奶奶个腿的一边子去！

另，在赵本山的小品《麻将豆腐》中有大姐夫和小姨子小惠二人骂大会场面。

小惠：大姐夫，开门！

姐夫：来了。谁啊？

小惠：是我。

姐夫：你是谁？报报号！

小惠：我是你老姨。

姐夫：不对啊！我妈那辈就姐一个，这搁哪儿挤出个老姨来？我是你六舅！

小惠：大姐夫，开门！我是小惠。

骂大会基本属于北部农村的一种游戏。旧时代中国农村，生活内容极为单调。高长江曾对东北地区“乡民的一天”作过跟踪调查（见《乡情·乡俗·乡音》pp75~76），一个乡村成年男子的一天从早到晚概括起来即“起床→干活→吃早饭→干活→吃午饭→干活→吃晚饭→睡觉”这样一个过程。千百年来，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精神文化生活非常枯燥乏味。而吆唤、骂大会等则正是这种枯燥生活的一种添加剂。高长江精辟地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也许乡民的这些语言粗野，以致难登大雅之堂，会被我们城里人讥笑甚至申斥。……但是我们难道没想过么？乡民们生活在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乡村，繁重的农耕生活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已经把他们变成了机器人。他们一天只知道种田、吃饭、睡觉。他们做人的情性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已荡然无存。如果他们还不能利用自己仅有的条件——不用花钱、不用精心安排的语言来谩骂、取笑、吹牛、撒野，来发泄其情性，那么，乡民们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么？”（《乡情·乡俗·乡音》pp105~106）高长江进一步指出：“乡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和自然的情性的表露“尽管粗俗一些，生物性因素多一些，但却保证了乡民的自我存在。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只有这种东西，才使乡民摆脱了悲剧的境界，而使生活富于一点戏剧性色彩。”（《乡情·乡俗·乡音》pp106）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在广大乡村得到广泛深入的普及，基本告别了原有的那种枯燥的乡村生活的样式，人们已经不需要那种原始的精神生活添加剂了。因此，骂大会（包括骂街）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

2. 1. 3 赌咒

赌咒中包括A、B两种句型，不同句型中的骂语语序有先后之别。

A式	B式
骗你是小狗子的！	小狗子骗你！
不去是王八蛋的。	王八蛋不去！
反悔是龟孙的！	龟孙反悔！

A式和B式表达的语义相同，句法形式不同。A式里面表动作行为的词语在前，骂语在后；反之，B式中则是骂语在前，动作行为的词语在后。如分别给A、B两类句子加上关联词语的话，A式里只能加上“谁……谁……”，B式里只能加上“哪个……才……”。如：

- （谁）骗你（谁）是小狗子的！
- （哪个）小狗子（才）骗你呢！
- （谁）不去（谁）是王八蛋的。
- （哪个）王八蛋（才）不去呢！
- （谁）反悔（谁）是龟孙的！

（哪个）龟孙（才）反悔呢！

从语义关系上看，A式中的动作行为与骂语之间表示的是地道的假设关系；B式中的动作行为与骂语之间更像充分条件关系。

2. 2 使用性关系骂语的习俗与原则

一般认为，做错了事情可能会挨骂。但在北方传统的习俗中，即使没做错什么也可能照样挨骂。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当地的习俗，骂人者有权力或说有资格骂的。“在乡村，人们的角色和角色行为的关系是清晰的……身分与角色形成了乡村语言行为一个重要参照系。”（高长江《乡情·乡俗·乡音》pp97）但在该骂的里面，又有一些分寸必须严格把握。哪些人该骂？骂到什么分寸？以及骂的语境等都是严格的，来不得半点马虎。下面从4个方面加以说明。

2. 2. 1 来自外婆家的骂

外孙到外婆家走亲戚，他的外公、外婆、舅舅、舅母以及村子里所有邻里关系拟亲属的外公、外婆、舅舅、舅母等都可以轻松自如地当面使用性关系骂语来骂他，并且毫无例外地骂他的“奶奶”。如“龟孙子”、“王八孙子”、“奶奶个屁”、“日你奶奶”等。这种骂法，对外公、外婆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按照辈分来讲，他们属于“奶奶”的是同辈人，但对于那些舅舅、舅母甚至拟亲属的舅舅、舅母们也跟着骂“奶奶”，显然是越过了辈分的界限。传统的伦理道德，不是历来十分重视辈分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和父母同辈的人之所以不骂对方的“娘”，是因为对方的“娘”乃本家（或本村、本街道）的姑娘，是骂者的姐妹，当然是要受到严格保护，不能伤害的。

同母亲的娘家人不骂“娘”一样，住在奶奶的娘家的人（注意，不限于小孩子），他的“奶奶”是不会有骂的，可他的“老奶奶”却要承受这里所有长辈的谩骂。那些老老爷、老姥姥、舅爷爷、舅奶奶、表叔、表婶等长辈亲属以及拟亲属的长辈们个个骂得轻松自然、亲亲热热。对这些人的骂，被骂的人决不能还口，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因为按照辈分，他们都是该骂的，自己是该挨骂的。他们的骂中透着亲和爱。

但一旦离开了外婆家、老外婆家，到其他一个环境中，例如在对象自己家或在学校、工作单位，是不能骂的。尤其是当着对象者的家族或邻居的面，无论辈分多高，多有骂的资格，也是不能骂的。否则会被人说成粗俗、没修养。

2. 2. 2 家庭内部的骂

家庭内部，当晚辈做错了事，长辈是可以骂的，晚辈不得还嘴。“受传统习惯和封建礼教的影响，扮演一

家之长角色者在其儿女面前总是板起面孔，以维持起一家之主的尊严。”（高《乡情·乡俗·乡音》pp97）父母骂子女是家常便饭，是管教的手段之一。在性关系词语的使用上，多骂“娘”、“妈”、“老子”。常见的骂语有：“妈拉个巴子”、“娘的个屁”、“娘的个屁”、“老子个屁”、“操你娘”等。这些粗语主要用来骂男孩子，对女孩子不常用。不仅性关系骂语，其他词语的使用上也有区别，父母对儿子可以用“揍死你！”但对女孩子只能用“打死你”。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母亲在使用性关系骂语骂儿女的同时，也兼骂了自己。

祖父母骂孙子也常见，但比父母明显少一些，骂的程度也轻。如“坏孩子”、“扒灰头孩子”、“混帐东西”、“龟孙”、“王八孙子”之外，在性关系词语的使用上，只能骂“奶奶”。常见的有“奶奶个屁”、“日你奶奶”。骂孙子多，骂孙女少。而且决不允许还口。孙子是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他们的骂声中表达的是怒还是爱，有时不易分辨。当奶奶在使用性关系骂语骂孙子的同时，也兼骂了自己。

老爷爷、老奶奶使用的性关系骂语限于“老奶奶”。（从略）

伯父母、叔父母对于侄子、侄女骂得较少。从辈分来看，他们可以骂“娘”，但实际情况下，伯父和叔父（尤其伯父）是很少骂“娘”的。而伯母和叔母则可以骂“娘”，而且仅限于此。

对于长辈的骂，晚辈只能听之任之，不得还口，反之会受重罚。《唐律·斗讼》中规定：“詈祖父母父母者绞。”骂一句就要处死，可见对不孝者犯罪的惩办严厉到了极点。（史凤仪 1999）

兄弟之间，常见到有幼小的弟弟妹妹骂哥哥姐姐的，除了骂“臭哥哥”“坏姐姐”之外，他们还有骂“娘的个屁”的。但还不懂事的小家伙哪里想到“他娘也是我娘”啊！多少懂点事儿的哥哥、姐姐即使被弟弟、妹妹惹火了，最多也不过喝一声：“你滚开，别缠着我！”决不会骂“娘”的。

除了亲兄弟以外，堂兄弟之间、表兄弟之间，即使翻脸吵得天翻地覆，谁也不会骂“娘”、“奶奶”的。堂兄弟之间的“娘”分别为对方的伯母、叔母，而“奶奶”则是同一人。表兄弟之间的“娘”分别为对方的姑母、舅母，而“奶奶”则必有一个是“奶奶兼姥姥”的。既然于其中有如此重要的联系，当然是骂不得的。

2. 2. 3 亲戚之间的骂

外公、外婆、舅父、舅母的骂同祖父母一样，骂“奶奶”。（参见上文）

姑父一般不骂。姑母可以当面骂侄子，使用的多是“扒灰头孩子”、“傻瓜”、“半吊子”、“楞头青”等较轻

的骂语。一般不出现“骂娘”类。

姨父一般不骂。姨母可以骂外甥，除了“王八羔子”“扒灰头孩子”外，还可以骂“奶奶”，但不会骂“娘”，因对方的娘是骂者的姐妹。

2. 2. 4 邻里之间的骂

中国有句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人多数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但千百年来村民之间的礼尚往来遵循的是一条“拟亲属”原则。从称呼上可以反映出这种“亲如一家”的村民关系。使用骂语时，遵循的主要是辈分标准。黄涛（2002）列举了黄庄的拟亲属称谓体系的4个辈分等级：

A级：老爷爷、老奶奶

B级：大爷爷、大奶奶、姑奶奶

C级：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子、大姑、小姑

D级：大哥、大嫂子、大兄弟、大姐姐、大妹妹

其他：爷们儿、哥们儿、你哥、你嫂子

A、B、C三级的拟亲属长辈虽都有权使用性关系骂语，但他们也必须像亲属一样，严格遵守骂的分寸。即A级的只能骂“老奶奶”，B级的只能骂“奶奶”，C级的只能骂“娘”、“老子”等。这些性关系的骂语，大都以“娘”、“奶奶”、“老奶奶”为对象开骂的，用“伯母”、“叔母”、“外婆”、“舅母”、“姨母”、“姑母”等的则不多。这与前后两类人的亲疏不同，前者亲娘老子类，当然是最亲近的。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人们的语言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的乡土民俗的制约下进行的，也可以理解为，它已经成为乡土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即使家长说错了，子女也没有反驳的权力；一个女人可以在街上破口大骂，耍泼妇作风，但是她在族人面前，尽管她被人冤枉，也不能申辩，尽管她这样做并不违背什么规定，但语乡村习俗相悖，就会遭到乡民的非议。”可以看出，农村中的女性语言基本上与男性语言没有多大差别。“乡村女性语言和男人一样，粗狂、直爽，男人能说出的话，女人照样能说得出口；有时男女之间开玩笑，男人甚至被女人粗野下流的语言骂哑了口。”（高《乡情·乡俗·乡音》pp49）

3 骂语的地域特征与时代特征

3. 1 各地有各地的骂语

骂语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从骂语上可以分辨出骂人者的出身。例如人们都知道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娘希皮”，也知道“瘪三”、“阿木林”、“寿头”、“小八腊子”等是上海的骂语。另外，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些方言中的骂语表现。

○奶奶日的谁也指望不住，还得自家照顾自家！

他奶奶的，谁也指望不住，还得自己照顾自己！

（济宁、兖州、曲阜一带）

○别提那个短命鬼儿，奶奶个孙子儿他不是人！别提那个坏东西，他不是人！（济宁、兖州、曲阜一带）

○歪门儿你想沾我的便宜！你他妈的想沾我的便宜是不是！（济南）

○我给这个小屁养的算不了完！我跟这个混帐东西没完！（青岛、烟台）

○甭提啦！我日他奶奶这趟买卖可赔惨啦！别提啦，这趟买卖可真他妈的赔惨了！（鲁南、豫北、苏北）

○这娘鸟孩子，我日娘，又不是生人，害羞啥啊！这小王八羔子，真他妈的，又不是生人，害什么羞啊！（鲁南、豫北、苏北）

○娘的个鸟/尿的你没事找事儿呗是？你他妈的故意找茬儿是不是？（鲁南、豫北、苏北）

○去你老子个鸟的吧！滚你妈的蛋！（鲁南、豫北、苏北）

○我揍你的个丈人！我揍你这个混帐东西！（鲁南、豫北、苏北）

○就这两个丈儿钱，连吃饭都不够！就这两个熊钱，连吃饭都不够！（鲁南、豫北、苏北）

○你个小舅子说谁呢？你这个混帐东西说谁呢？（鲁南、豫北、苏北）

○要说你爸妈可真够伟大的，怎么就攒巴出你这么个半生不熟的东西！”（北京）

○你瞧你长得多好！跟模特似的，而且还是毕加索先生专用的！（北京）

○达芬奇打小练画、画的就是你吧？（北京）

上面的“娘”都读作 [niã]，与“年”同音。“娘鸟”中的“年”读阳平，“日娘”中的“娘”读轻声。“娘”字在河南濮阳方言里读做 [niã42]，很明显 [niã42] 是 [nian42] 的音变。“娘”字在鲁西南、豫北、苏北等地方言里一般有 5 种读法：①读作 [nian42]，常见的如“干娘”、“晚娘”、“师娘”、“二大娘”等；②读作 [nian213]，如“娘”、“亲娘”、“俺娘”；③读作轻声 [nian·]，如“大娘”、“娘娘”、“姑娘”中的后一个音节；④读作 [niã42]，仅限于位于骂语中出现在第一个音节的“娘”，常见的有“娘鸟”、“娘尿”、“娘的个鸟的”；⑤读作轻声 [niã·]，只限于骂语中位于动词后的“娘”，这种类型的骂语不多，只有“我日娘”一个。可见“娘”只有在骂语中才读作 [ni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笔者以为，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属于语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迹像，即韵母 [ian] 正在向 [iã] 演变。经过若干年后，所有的 [ian] 都有变为 [iã] 的可能，然后再进一步消失鼻化成分，变成一个纯粹的元音收尾的韵母也是可能的。其二，因为直

接骂“娘”显得过于粗俗，于是便略加修饰、变换一下。的确，这种方式的骂比直接用 [nian42] 骂在程度上显得轻微一些。这一点通过下面 a 和 a'、b 和 b' 的比较看得很清楚。

a 娘 [nian312/42] 的个鸟的，就你好嘴！

（父亲可用，祖父、伯父不可用）

a' 娘 [niã42] 的个鸟的，就你好嘴！

（父亲、祖父、伯父都可用）

b 我日你娘 [nian312/42] 咱走着瞧吧！

（父亲可用，祖父、伯父不可用）

b' 我日娘 [niã·] 这孩子将来能办点好事儿！

（父亲、祖父、伯父都可用）

另，作为济南地区代表性的骂语“歪门儿”是“玩儿你妈”的音变（据高文达先生研究）。另外，把“丈人”、“小舅子”、“妻侄”等这些表示姻亲称谓背称的词语活用做骂语的情形，在鲁南、豫北、苏北以外的地区也是罕见的。

北京人骂人总是饶着圈子骂，凸现出京城人见多识广的特点。虽表面上看用的脏字不多，但骂得人木三分，外地人听了往往是一头雾水。“半生不熟的东西”等于“楞头青”；“毕加索先生专用的模特”是极度讽刺“样子难看”；达芬奇打小练画，画的是蛋，因此等于骂对方是“蛋”、“笨蛋”。

3.2 甲地是骂语，乙地不是骂语

正是由于骂语的地域性特征所致，有的语言形式在 A 地是骂语，在 B 地则不是骂语。即使同属于骂语の場合，有时在程度上存在着轻重之别。如说一个女人“浪”，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指放荡、淫荡，是相当重的骂人话，但在东北地区就算不上骂语。有二人转里“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大姑娘钻进了青纱帐”为证。即使同在山东省境内，西部内陆与东部半岛地区对“浪”的理解有程度上的轻重不同。在西部内陆，谁家姑娘被人说了“浪”，这家的父母兄弟是决不会饶恕对方的，轻者大骂，重者打个头破血流也是可能的。但在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虽说听了有些不高兴，但绝对不至于达到与人翻脸的程度。

广东话中有“~鬼”结构的一类词。其中有的和北方官话一样，是骂语，如“懒鬼”、“酒鬼”、“烟鬼”、“死鬼”、“恶鬼”等。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骂语，“孤寒鬼”即小气鬼，“咸湿鬼”即色鬼，“乌龙鬼”即笨蛋，“衰鬼”即坏蛋。但“娃鬼、大鬼、细鬼”指的都是孩子，同湖南方言的“娃子”或“小鬼”一样，不属于骂语。另外，还有“鬼~”一类词，其中的“鬼”表示“西洋”义。如：“鬼佬”即西洋男人、“鬼婆”即西洋女人、“鬼头”泛

指西洋人、“鬼仔”即西洋的孩子、“鬼话”即西洋语言、“鬼枪”即洋枪、“鬼锁”即洋式锁、“鬼烟”即洋卷烟等。

3.3 骂语的时代特征

各个时代不同的道德观对骂语的形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河中，人们一贯重视忠义孝悌等传统道德，因此，古代骂语中骂对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等违反儒家伦理道德的居多。如“奸贼”、“卖国贼”、“老匹夫”、“老贼”、“贼人”、“不忠不义的东西”、“不孝之子”、“贱人”、“奴才”、“婊子”等。《三国演义》第93回中诸葛亮丞相骂死王郎的精彩片段可称得上典范。

“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郎听罢，气满胸膛，撞死于马下。可谓骂得淋漓尽致、入骨三分，活活把个王郎骂死。字里行间没有脏字。后人赞孔明“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贼”。（同第93回）

现当代的骂语，如仅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10余年间的骂语中，不仅有“四不清”、“反革命”、“黑帮”、“走资派”、“老保”、“狗崽子”、“臭老九”等，还有“孔老二”、“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中国的赫鲁晓夫”、“王光美”等与人名有关的骂语。

4 常见骂语的结构特征和使用

这里，就常用骂语的构造和使用的大致状况做一概括说明。

4.1 用“贼~、熊~”等语素临时组合的骂语

“贼”+中性名词：贼人、贼将、贼婆娘、贼男女、贼头贼脑

“熊”+中性名词：熊样、熊脸膛子、熊孩子、熊老头子、熊桌子、熊车子

“鸟”+中性名词：鸟人、鸟脸、鸟车、鸟老婆子、鸟玩艺儿（鸟，读做 diǎo）

“狗”+中性名词：狗眼、狗东西、狗腿子、狗男女、狗脾气

“王八”+中性名词：王八羔子、王八孙子、王八儿、王八蛋

“傻/笨、蠢、冤”+中性名词：傻瓜、傻冒、蠢驴、蠢猪、笨蛋、笨猪、冤大头

“半”+中性名词：半吊子、半熟儿、半青头、半瓶醋

负面形容词+“蛋”：笨蛋、混蛋、坏蛋、软蛋、冤蛋、糊涂蛋、倒霉蛋

负面形容词+“种”：蠢种、冤种、蒲种、贱种、贱骨头（单音节形容词较多）

负面形容词+“货”：贱货、浪货、骚货、蠢货、笨货、熊货

负面形容词+“家伙/东西”：坏家伙、熊家伙、老家伙、胖家伙、坏东西、老东西

负面形容词+“鬼”：懒鬼、死鬼、穷鬼、吝啬鬼、短命鬼

负面形容词+“狗”：疯狗、母狗、死狗、赖皮狗、哈巴狗

负面形容词+“贼”：奸贼、叛贼、曹贼（专指曹操）、卖国贼、狼心贼

中性名词+“包”：松包、熊包、草包、脓包

双音节动宾词组+“虫”：放屁虫、应声虫、磕头虫、糊涂虫

部分中性名词+“匪”：土匪、白匪、蒋匪、赤匪、路匪、劫匪

动词/名词+“子”：瞎子、秃子、聋子、豁子、罗锅子、回子、婊子

“的”字短语：他妈的、奶奶的、狗娘养的、王八操的、该死的、老不死的、挨千刀的、烂舌头的、千人踏万人骑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国名、地名+“佬”：美国佬、德国佬、俄国佬、香港佬、广东佬（但不说“日本佬、苏联佬、韩国佬、澳洲佬、纽约佬”）

国名+“鬼子”：德国鬼子、美国鬼子、日本鬼子、越南鬼子（但不说“苏联鬼子、印度鬼子、加拿大鬼子、马来亚鬼子”）

其他还有不少，篇幅所限，不复一一列举。

以上各类临时组合而成的骂语可以用于许多人。

4.2 比喻手法的运用

这类词语大多与人的智能和道德品行有关，用做骂语，把人比做物为的是突出贬低对象的非人性的一面。词语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数量也相当丰富。

瘦猴、肥猪、母老虎、河东狮、母夜叉、狐狸精、疯狗、母狗、走狗、恶狼、白眼狼、倔驴、犟驴、

蠢驴、秃驴、猪狗、牛鼻子、兔崽子、铁公鸡、王八蛋、龟孙、狼爪子、软蛋、松包、硬眼子、家榆头(同“铁公鸡”)、楞头青、胆小鬼、窝囊废、下三烂、混蛋、混帐、二百五、贱货、骚货、浪货、野种、木头桩子、电线杆子、茅坑的石头、臭狗屎、放狗屁等

这类比喻性骂语的适用范围有很大不同，有的表示的范围较广，有的仅限于少数人。如“铁公鸡”和“家榆头”一样，可以用于所有吝啬的人。“母老虎”、“河东狮”、“母夜叉”、“母狗”等指的都是恶女人，而“狐狸精”则专指引诱男人的妖艳女人。“蠢驴”、“犟驴”、“野驴”和“秃驴”虽都有语素“驴”，但前三者所表示的都是粗野的人，而“秃驴”只指和尚。同样，“牛鼻子”也只能用于道士，范围极其有限。

4.3 比拟手法的运用

把原本用于动物的动作行为等用于人或原本用于A处的用于B处。下面通过与原用法的对比来看看这类骂语的表现情况。(A = 原用法, B = 比拟用法)

饮：A. 他打水饮驴。

B. 半天了，你还没饮饱！半天了，你还没喝足啊！

滚：A. 球滚出去了。

B. 你给我滚！

喳：A. 狗喳食喳得不干净。

B. 你把它喳干净！把它吃干净！

嚎：A. 北风呼啸似狼嚎。

B. 你嚎什么！你咋呼什么了！

放屁：A. 新媳妇放屁——零滴答。(歇后语)

B. 你别放屁啦！你别胡说八道了！

嚼舌头：A. 不小心嚼着舌头了。

B. 净在背后嚼舌头。净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扒灰：A. 扒灰沷肥吧。

B. 你这个家伙，真扒灰！你这个家伙，真混蛋！

挺尸：A. 无数灾民挺尸荒野。

B. 晴雯因骂道：“什么蹄子们，一个个黑日白夜挺尸还不够，偶尔一次睡迟了些，就装出这腔调来了。”(《红楼梦》第37回)

丈人：A. 我丈人家在上海。

B. 这丈人车子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

这熊车子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

小舅子：A. 他小舅子是大夫。

B. 你这个小舅子想沾我的便宜？没门儿！

你这个狗东西想沾我的便宜？没门儿！

李鬼：A. 他不是李逵，是李鬼。

B. 你这个李鬼！你这个冒牌货！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同一个词语，在A、B两类句子中的意义相差甚远，用在B类句中的都是骂语。

4.4 历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活用

将人们熟知的历史反面人物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用来比喻人，这种骂人方法在其他语言中还不多见。使用框架主要是“你这个~！”“滚你个~”“你个~式的东西！”常见的有：

曹操：《三国演义》中的主人公，汉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常用来比喻性情狡猾奸诈之人。如：你这个曹操！你这个奸诈的家伙！你真是个曹操！你真是个奸诈的家伙！

司马懿：《三国演义》中的魏军统帅，汉代著名军事家，常用来比喻生性多疑之人。

白衣秀士王伦：《水浒传》中的早期梁山泊首领，常用来比喻心胸狭窄之人。

李鬼：《水浒传》中的人物，常用来比喻冒牌货。

武大郎：《水浒传》中的人物，常用来比喻丑陋弱小的男人。

潘金莲：《水浒传》中的人物，常用来比喻淫荡妇女。

胡汉三：李心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中的恶霸地主、匪首形象，常用来比喻凶狠残暴的恶人。

南霸天：《红色娘子军》中的恶霸地主、匪首形象，常用来比喻凶狠残暴的恶人。

二诸葛：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常用来比喻死板教条的男人。

秦富：浩然小说《艳阳天》中的吝啬的农民形象，常用来比喻吝啬的人。

高老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主人公，吝啬鬼形象，常用来比喻吝啬的人。

虎妞：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的人物，常用来比喻丑陋粗暴的女人。

蝴蝶迷：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女匪首形象，常用来比喻丑陋粗暴的女人。

顾八奶奶：曹禺剧作《雷雨》中的人物，常用来比喻城市老来俏女人。

三仙姑：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农村中年女人形象，常用来比喻农村的老来俏女人。

4.5 歇后语、谚语、成语、俗语的巧用

以下是几个常见的例子。

①○真是“狗咬吕洞宾”！来是我自己来的，可是你这个地方，就从徐曼丽的嘴巴里听来的呀。(茅盾《子夜》)

○你别屎壳郎戴花——臭美了！

○我这是抱着个驴屁股亲嘴——不知道香臭！

②○我不跟你一样，咱好鞋不踏臭狗屎！

○都是淑妹子一个人带坏的，一粒老鼠屎，搞坏了一锅粥。

(周立波《山乡巨变》七)

○你怕啥，少了她这盘狗肉还不成席啊？不要一泡鸡屎坏一缸酱！

(陈登科《风雷》第一部41章)

③○这家伙真是癞狗托不上墙头去。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人伦的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

(《红楼梦》第11回)

○怎么样？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④○我的事用不着你咸(闲)吃萝卜淡(蛋)操心！

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鲁南俗语)

○看看吧，真叫人说对了，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了个鳖亲家。(青岛俗语)

①类的句子中(“狗咬吕洞宾”类)，都巧妙地用了歇后语；②类的句子中(“好鞋不踏臭狗屎”类)，运用了谚语；③类的句子中(“癞狗拖不上墙头去”类)运用的都是成语；④类句子中的“咸(闲)吃萝卜淡(蛋)操心”及“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了个鳖亲家”又是俗语的形象运用。这样的骂语形式在别国语言乃至中国其他民族语言中都是不多见的。

4.6 话语中脏字的插入

请看下面11种类型。

4.6.1 插在主语前面

我给你拚了！

○狗日的我给你拚了！

你骂谁？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鲁迅《阿Q正传》)

大马子跟老中央样。

○婊子养的大马子跟老中央样。(婊子养的土匪跟老中央军一样坏)

4.6.2 插在主语后面

你说谁呢？

○你他妈的说谁呢！

我给你拚了！

○我他妈的给你拚了！

你骂谁？

○你狗日的骂谁！

4.6.3 替代主语

我给你拚了！

○老子给你拚了！

你说谁呢？

○狗东西说谁呢！

李逵在此！

○黑旋风爷爷在此！(《水浒传》第47回)

4.6.4 插在谓语前面

这两口子，真不像话！

○这两口子，真他妈的不像话！

你瞎说啥呢？

○你瞎鸡巴说啥呢！你胡说什么呀！

你咋呼么？

○你歪门儿咋呼么！你瞎咋呼什么！

4.6.5 插在述语后面

这叫啥烟！没吸两口就灭啦。

○这叫啥烟！没吸两口就灭得个小舅子啦！还名牌鞋呢，穿半个月就开胶了！

○还名牌鞋呢，穿半个月就开胶得个龟孙啦！好东西叫我当废品卖了。

○好东西叫我当废品卖得个狗日的啦！

4.6.6 替代谓语

你走开！

○你滚蛋！

他胡说！

○他放狗屁！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好鞋不踏臭狗屎！

4.6.7 插在宾语前面

闭上你那张嘴！

○闭上你那张臭嘴！

看她那个样！

○看她那个臭婊子样！

招安，招安，招什么安？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4.6.8 插在宾语后面

他饶不了你！

○他饶不了你这个狗日的！

死去吧，你！

○死去吧，你这该死的奴才！

理他干啥？

○理他那个短命鬼儿干啥！理睬他那个坏东西干什么！

4.6.9 代替宾语

我就骂你。

○你管得我？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矛盾《春蚕》)

别走了李逵。

○别走了那黑杀才！

你还想管我？

○你还想管老子！

4. 6. 10 充当独立成分

我给你拚了！

○孙子唉，我给你拚了！

咱走着瞧吧。

○咱走着瞧吧，王八蛋！

他说我是包脚布围嘴——臭一圈了。

○他说我是包脚布围嘴——臭一圈了，姥姥！

4. 6. 11 独语句

滚！

滚蛋！

放屁！

王八蛋！

姥姥！

辱门败户的谎贼！

傻鸟！

本节所列举的6类骂语中，1、2、3、6类都具有直接的、粗俗的、不加掩饰的特点。而4（历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活用）和5（歇后语、谚语、成语和俗语的巧用）两类则具有相对间接的、典雅的、加以某种修饰的特点。如果用文骂和武骂将它们加以区分的话，前者无疑属于武骂，后者则属于文骂。

以上，仅从民俗、语言的角度对汉语北方地区的传统的骂语作了简要论述。骂语中涉及到很多不同层面的知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总结。希望拙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着更多更好的骂语研究论文出现。

参考文献

胡士云《汉语骂人话简论》（『大河原内康憲教授退官記念中国語論文集』pp315~335）

1997年 東方書店

高长江《乡情·乡俗·乡音—中国乡村语言文化的研究》

1994年 吉林大学出版社

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

2002年 人民出版社

温瑞政《方言与俗语研究》

2003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分》

1999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馬鳳如『山東方言の調査と研究』2004年 白帝社

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1985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施耐庵《水浒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承恩《三国演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曹雪芹《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阿Q正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